

## 華，生命不可承受之卿 職能治療 碩一 李芷薇

她的名字叫「華卿」，意思是皇帝身邊的愛臣。

她是我姑姑，因為阿公是個詩人，所以取名字取得挺巧思、貴氣的。人家說她的命格撐不起這樣的名字，所以生命才如此不幸。

阿卿年幼時，阿公去當兵了，只有阿嬪一人在家照顧七個孩子。阿卿發著高燒，阿嬪沒空帶她即早送醫。等到就醫後，因為腦膜炎，導致智能受損、癲癇，被判定為終身極重度智能障礙，一生需要人照顧。一直都是阿嬪照顧著她，含辛茹苦，也有愧對。大家都叫她「阿卿」，因為她就像小孩子一般，我們也沒大沒小跟著大人一起叫她阿卿，比較親切嘛！

阿嬪隨著年歲身體越來越虛弱，在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，爸爸決定把阿卿接到我們家住；他曾在阿公車禍身亡時承諾：「我有一口飯吃，阿卿就有一口飯吃。」有了這句話，阿公的眼皮才被他的手蓋下來。但其實阿卿的真正主要照顧者是，媽媽。那時候不懂事的我，其實不能接受阿卿變成我們家的一份子，我一直覺得我們家就是六個人，她不是我們的家人。很憤慨！為什麼媽媽要照顧她？明明沒有血緣關係，而且媽媽照顧我們家四個小孩就夠辛苦了，又要加上一個生活全失能的人！當時我不敢請朋友來家裡玩，不敢說家裡有一個智能障礙的姑姑，生怕別人用異樣眼光看我。

長大後，我問媽媽為什麼願意照顧阿卿，她說阿嬪辛苦照顧阿卿四十幾年，還一直被阿公罵，她替阿嬪覺得委屈。原來，父權社會中的女性，溫柔中有堅毅，因為懂得

彼此的心情，她們才能互相安慰。我想我一輩子也做不到這樣的層次吧。

阿卿送上救護車的那天，我在成功大學讀書，突然晚上接到電話說：阿卿再見了。心情很複雜。前些陣子還在擔心如果父母老了，阿卿怎麼辦？現在卻聽到她不在了。其實一切是有預兆的，早在幾個月前，阿卿出現一些大小便失禁的問題，但次數不是很頻繁。她曾經拖著一褲子的大便走到我的房間對我說：「嘎我換褲。」我擦了地板好多次，才去除了味道。真是好氣又好笑，大家笑說她真聰明，還知道找人。然而，約莫她走前的一個月，阿卿身體機能大不如前，走動時間變少、力氣變小、需要人家餵食、只吃得下流質物，爸媽趕緊跟其他姑姑說她快不行了。但是，沒人敢決定送她去醫院。

應該送醫嗎？對一個極重度智能障礙的人，她的生活一直都無憂無慮，她該接受醫療的拖延、折磨嗎？像阿嬪那般。對極重度智能障礙者的照顧者，他們應該讓醫療，延長照顧的日子、增加負擔嗎？

直到最後，媽媽在家無微不至地照顧她。用湯匙幫她餵完一碗營養素，阿卿揮手跟她說：「呷飽啊！」然後睡著了。就像醫療倫理課所說的，在宅老化，在最短的時間內退化、離開，這不是大家所追求的嗎？但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，因為人死後就是遺產的戰爭。

那年的12月24日，是血色的聖誕節。是我們家被傳開庭的日子。叔叔告爸媽照顧過失致死。

屍檢報告出來：「器官衰竭，自然老死。」這樣的日子是多麼諷刺，人類用冷冷的血，潑灑在神聖的殿堂上。以為可以圖利，卻被正義的鈴聲打個大大的耳光，啪！人命被貪心給踐踏得如此卑微。因為或許可

以從中得利，因為她已不會哭喊，所以你能如此狠心嗎？用血腥覆蓋在雪白的季節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可悲的是不能為已死去的身體做決定的亡靈，還是濫用屍檢的扭曲的醜陋嘴臉？冷冽的氣溫令人難受……。再多憤怒的、怪罪的話都不夠，因為想不通，人再怎麼功利，怎能剛割自己妹妹的身體？即使死去也不應該呀……。

4月19日，這天是她的出殯日。前一天我從台南回家，和爸爸去殯儀館，接她回家。歷經屍檢的她，就像是大體老師，身體中線上被剖了一大刀，分為兩半。不同的是，我們當初幫大體老師縫合時，雖盡力縫得完整，但因為技巧拙劣，縫得歪歪醜醜的；相對下，法醫的技術很好，幫她縫得很漂亮。可是好沉痛，她的面目猙獰得可怕。

時隔半年，我從台南回來，終於和阿卿再相見，卻是以這樣的形式。印象中那個瘋傻自由走動的阿卿呢？乾癟枯瘦的軀體，縫線縱走的傷痕，一股淡淡的屍味。味道不臭，而是刺鼻，令人鼻頭很酸、很酸、很酸……。

我依然記得阿嬤去世時的面容，像是白雪公主，雖然沒有血色，卻十分平和慈祥。到底誰比較痛苦呢？是歷經插管、洗腎、各種慢性病的折磨，最後，經不起年齡與疾病負荷，臥病在床、離世的阿嬤；還是被照顧得無微不至，死前仍能自由走動，臨終症狀約只有一個月，但死後卻被覬覦遺產而被剖開，延宕半年才得以出殯的阿卿？

如果說，人死後就脫離肉體之苦，阿卿似乎未受太深折磨就解脫了，好像比較幸運。但，那邪惡之人的貪念，是把利刃，劃在阿卿身上，劃在每個人的心上——就他沒有心。他是在欺負她不再擁有心了嗎？因為

她是智障所以好欺負嗎？因為爸爸質樸笨拙所以總想海撈一筆嗎？「死無完屍」、「任人宰割」這些不再只是成語，而是深深體現在她的生命終端。阿卿生前最喜歡說：「今阿日，貓仔給我咬。」預言她終將被貓仔反咬一口。

我跟著爸爸喚著阿卿，叫她換床、上車、回家、過山洞、過橋……，我才知道，他太溫柔，所以總是受傷。死人太靜默，所以令人擺佈。幫她換上美美的衣裳，放了好多紙錢，希望她去找阿公阿嬤的路可以順順利利。除了傳統上的金紙、紙紮，媽媽還燒了好多東西給她：報章雜誌上的珠寶、衣服、家具，彩色列印的別墅、汽車，以及論孟、唐詩三百首等書籍。媽媽說：「讓她好好念書，來世去更好的地方。」不要再被欺負了。

簡約的家祭、公祭，只有里長、親近熟悉的親戚前來拈香，一切低調從事。靈柩起駕，火葬場焚燒，台北聖城立牌位，每項行程隨著法師念的喃喃經文，緊湊地進行。難免感慨著，宗教傳統並不能真正使人釋放、安心，信仰不是由音色駭人的西索米呈現。真正的信仰是溫熱的，是當靈柩行經舊街（阿嬤家，阿卿以前住的家）時，大家心中的緬懷與悲嘆；是大家齊聲喚著「阿卿」，話中的熟稔與不捨。

有一天，爸爸突然問起：「阿卿最喜歡吃什麼？」我停頓了一秒，但答案馬上就想到了：「枝仔冰！」「答對！」總是有些時候，會突然談論起阿卿還在的日子，學她的口吻，說著她僅有不多的名言。在我們笑說有關她的回憶時，其實她早就是我們的家人了——雖然是一家六口，但還有一個阿卿。

未出嫁的姑娘是一枝鮮花。有些人在  
早年就註定和一般人不一樣了，那是命。

媽媽說阿卿折磨阿嬤 40 年，爸爸說沒  
辦法那是小時候沒顧好生了病。生命每場羈  
絆有多少是像這樣相欠債？或是像媽媽照顧  
阿卿那般無尤、不求回報？

爸爸：「爸阿把阿卿名字取得太好，她  
承擔不起。」

是啊！生命承擔不起，不堪折枝的華。

願她的苦痛得以解脫。

願他的苦痛得以解脫。

願一切都能平息。



# 評審賞析


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

## 散文組

佳作 李芷薇 華，生命不可承受之卿

此文寫智能障礙的姑姑的一生，跟自己相處的生活觀照，小說性十足。從疾病到死亡，從關懷到家庭紛爭，很深刻地描述了重度智障的姑姑的處境，及照顧她的阿嬤及母親的辛勞，也道出家中的苦情。文章觸及面甚廣，反思和關懷亦深。但文章轉折的安排稍嫌倉促，較為可惜。



#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1屆(107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李芷薇**

就讀系別：**職能治療學研究所  
一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華，生命不可承受之卿**

得獎感言：

生命的思辨是不止息的，孰輕孰重，我們可能一直在更改答案。願逝去的、受傷的人，都能獲得慰藉。